桯史/卷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行都南北内

行都之山，肇自天目，清淑扶輿之氣，鍾而爲吳，儲精發祥，肇應宅緯。負山之址，有門曰朝天，甫循其狹爲太宮，又南爲相府，斗拔起數峰，爲萬松八盤嶺，下爲鈞天九重之居，右爲複嶺，設周廬之衛止焉。舊傳讖記曰：「天目山垂兩乳長[1]，龍騫鳳舞到錢塘。山明水秀無人會[2]，五百年間出帝王。」錢氏有國，世臣事中朝，不欲其語之聞，因更其末章三字曰「異姓王」，以遷就之，讖實不然也。東坡作表忠觀碑，特表出其事，而讖始章。建炎元二之災，六龍南巡，四朝奠都，帝王之眞，於是乎驗。朝天之東，有橋曰望仙，仰眺吳山，如卓馬立顧。紹興間，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，秦檜顓國，心利之，請以爲賜第。其東偏卽檜家廟，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。非望挺凶，鬼瞰其室，檜薨於位，熹猶戀戀，不能決去，請以其侄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，留蒞家廟，以爲復居之萌芽。言者風聞，遂請罷烜，並遷廟主於建康，遂空其居。高宗將倦勤，詔卽其所築新宮，賜名德壽居之，以膺天下之養者。二十有七年，清蹕躬朝，歲時燁奕，重華繼御，更慈福、壽慈，凡四侈鴻名，宮室實皆無所更。稍北連甍，爲今佑聖觀，蓋普安故邸。莊文魏王、光宗皇帝，實生是間，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，益知天瑞地靈，章明有待，斗筲負乘，固莫得而妄據云。

犇麤字説

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説，行之天下。東坡在舘，一日因見而及之，曰：「丞相曠微窅窮，制作某不敢知，獨恐每每牽附，學者承風，有不勝其鑿者。姑以『犇』、『麤』二字言之，牛之體壯於鹿，鹿之行速於牛，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，何也？」荊公無以答，迄不爲變。黨伐之論，於是浸閒，黃岡之貶，蓋不特坐詩禍也。

李順吳曦名讖

淳化四年十二月，蜀寇王小波死，李順繼之。明年正月己巳[3]，卽蜀王位。五月丁巳，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，順就擒。開禧三年正月[4]，大將吳曦叛蜀，歸款於虜；甲午，卽蜀王位；丁酉，受虜冊。二月乙亥，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於興州。説者析「順」字[5]，謂「居川之傍一百八日」；折「曦」字，謂「三十八日[6]，我乃被戈」。較其卽位、受冊之日，不差毫髮，又俱終始於蜀，嘻！亦異矣。

隆興按鞫

隆興初，孝宗鋭志復古，戒燕安之鴆，躬御鞍馬，以習勞事，倣陶侃運甓之意。時召諸將擊鞠殿中，雖風雨亦張油帟，布沙除地。羣臣以宗廟之重，不宜乘危，交章進諫，弗聽。一日，上親按鞫，折旋稍久，馬不勝勩，逸入廡間，檐甚低，觸於楣。俠陛驚噱失色，亟奔湊，馬已馳而過。上手擁楣，垂立，扶而下，神彩不動，顧指馬所往，使逐之。殿下皆稱萬歲，蓋與藝祖抵城挽鬃事，若合符節，英武天縱，固宜有神助也。

東坡屬對

承平時，國家與遼歡盟，文禁甚寬，輅客者往來，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。元祐間，東坡寔膺是選。遼使素聞其名，思以奇困之。其國舊有一對曰「三光日月星」，凡以數言者，必犯其上一字，於是遍國中無能屬者。首以請於坡，坡唯唯謂其介曰：「我能而君不能，亦非所以全大國之禮。『四詩風雅頌』，天生對也，盍先以此復之。」介如言，方共嘆愕。坡徐曰：「某亦有一對，曰『四德元亨利』。」使睢盱，欲起辨，坡曰：「而謂我忘其一耶？謹閟而舌，兩朝兄弟邦，卿爲外臣，此固仁祖之廟諱也。」使出不意，大駭服。旣又有所談，輒爲坡逆奪，使自愧弗及，迄白溝，往反齟舌，不敢復言他。

富翁五賊

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，跌宕不羈。常與客言：「昔有一士，鄰於富家，貧而屢空，每羨其鄰之樂。旦曰，衣冠謁而請焉。富翁告之曰：『致富不易也。子歸齋三日，而後予告子以其故。』如言復謁，乃命待於屏間，設高几，納師資之贄，揖而進之，曰：『大凡致富之道，當先去其五賊。五賊不除，富不可致。』請問其目，曰：『卽世之所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是也。』士盧胡而退。」同父每言及此，輒掀髯曰：「吾儒不爲五賊所制，當成何等人耶！」旣魁癸丑多士，一命而卒。先一年，嘗以詿誤繫大理，光宗知其名，特詔赦之。是歲臚傳，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，而及其事者，名亦在鼎甲，聯鑣入團司，同父見之不悅，終期集如始見云。

太學祭齋碑

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，凡列齋扁榜，至除夕，必相率祭之。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。羣儒執事者，帽而不帶，以絽代之，謂之叨冒。爵中皆有數鴨腳，每獻則以酒沃之，謂之僥幸。凡今世之登科級者，人或竊以此目之，則怫然而怒。孰知堂堂成均，乃有願而不獲者乎！余謂不然，蠟狂之戲，以弛張觀之，可也。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齋[7]，嘗爲余言如此。

泉江三地名

余外家居泉之石龜，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，後壠中斷，田其間，曰「狗骨洋」。九江陶氏有驍衞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，山折而南，溝而絶之，曰「掘斷嶺」。石門澗有支阜，下至落拖山，據其支之腰皆田，田中有大畦焉，砥平而高，可播種石餘，曰「銅釘丘」。傳者謂其地有休符，太史嘗占之，以聞於朝，有詔夷鏟。洋故有神，工每欲成，輒役萬鬼而塡之，役夫不得休。有宿其傍者，聞鬼言，以爲所畏者犬厭耳。遂烹羣犬而置骨焉，釘以銅，爲書符篆以絶地脈。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爲厭勝，是爲童丁，説皆不根誕謾。然余嘗親歷其地，丘乃一平疇，在大畈中支阜之下，猶十餘里，所止處初無冢穴，莫知其所以用。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，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。考之業主之質劑，則地名皆信然，殊不可曉。淸臺考驗，近世罕有精者。妄一男子，謂某所有某氣，輒隨而發之，戕人用牲，勞民以夷堙，詰應於恍惚，固淸朝之所不爲也。他所如此名者，比比而是，要皆山有偶然低窪，相襲而益訛。考之載籍，皆無所見。惟續皇王寶運録有唐金州刺史崔堯封，用太白山人之説，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，不書於唐史，蓋不經

之説。而余所書崇寧鑿阜城王氣，僅雜見於野史云。

牧牛亭

金陵牧牛亭，秦氏之丘壠在焉。有移忠、旌忠寺，相去五里，金碧相照，楊誠齋嘗乘軺過之，題詩壁間，曰：「函關只有一穰侯，瀛舘寧無再帝丘？天極八重心未死，台星三點拆方休。只看壁後新亭策，恐作移中屬國羞。今日牛羊上丘壠，不知丞相更嗔不？」復自註其下云：「秦暮年起大獄，必殺張德遠、胡邦衡等五十餘人，不知諸公殺盡，將欲何爲？奏垂上而卒。故有『新亭』之句，然初節似蘇子卿，而晚謬。」余嘗過其地，二剎正爲其家不檢子孫所撓，主僧相繼而逃去。有一支位者主之，以寺歸之官，刻大碑於門，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，始稍復振。檜墓前隊碑[8]，宸奎在焉，有其額而無其辭。臥一石草間，曰：「當時將以求文，而莫之肯爲，今已矣！」檜在虜，不久卽逃歸，撻辣實縱之，不知何以似子卿也？

黠鬼醞夢

清漳楊汝南少年時，以鄉貢試臨安。待捷旅邸，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，驚而寤。牓旣出，輒不利，如是者三，竊怪之。紹興乙丑，復與計偕，懼其復夢也，榜揭之夕，招同邸者告以故，益市酒殽，明燭張博具，相與劇飲，期以達旦。夜向闌，四壁咸寂，有僕曰劉五，臥西牖下，呻呼如魘。亟振而呼之醒，乃具言初以執灸之勩，視博方酣，幸主之不呼，竊就枕。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，倉皇若有所訪，顧見主之在坐也，執而註之，我怒而爭，是以魘。汝南聞之大慟，曰：「二千里遠役，今復已矣！」同邸亦相與嘆咤，爲之罷博。及明，漫強之觀榜，而其名儼然中焉。視榜陳於地，黯若有跡，振衣拂之，油漬其上，蓋御史蒞書淡墨，以夜倉猝覆燈碗，吏不敢以告也。宛陵吳勝之柔勝，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，將赴廷對，去家數十里，有地名曰朱唐，舟行之所必經。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：「吳勝之入都，至朱唐而反矣。」起而告諸人，時吳有親在垂白，意其或尼於行也，私憂之，旣而無他。集英賜第，乃在第三甲，上曰朱端常，聯之者曰唐廣[9]，始悟所夢。里士怒曰：「吳勝之登科，何與我事，鬼乃侮我耶！」二事絶相類。要知科第有定分，非可以智力求也。唐有升甲恩，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。汝南，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，外家能誦傳之。嘉定庚午，余官故府，與勝之爲僚，皆親聞其言。

望江二翁

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，以鐵冶起家。嘗爲其母卜地，靑烏之徒輻集，莫適其意。有建寧王生者，以術聞，延之逾年，始得吉於近邨，邨有張翁者業之[10]。國瑞治家，未嘗問有無，一以諉其子。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，且曰：「陳氏卜葬，環數百里莫不聞，若以實言，則龍斷取貲，未易厭也。」於是僞使其冶之隸，如張翁家，議圈豕，若以禱者，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：「吾冶方乏炭，此可窯以得貲，翁許之乎？」張翁固弗疑也，曰：「諾！」居數日，復來，遂以錢三萬成約。國瑞始來，相其山，大喜，築垣繕廬，三閱月而大備，遂葬之。明年淸明，拜墓上，王與子偕，忽顧其子曰：「此山得之何人？厥直凡幾？」子以實告。又顧王曰：「使不以計勝，則爲直當幾何？」曰：「以時賈商之，雖廉猶三十萬也。」國瑞亟歸，命治具鞍馬，謁張翁而邀之，至則舘焉。盛殽醞，相與款洽者幾月，語皆不及他[11]。翁旣久留，將告歸，復張正堂而宴之。酒五行，輦錢緡三百，置之阼，實縑於篚，酌酒於斝而告之曰：「予葬予母，人謂其直之朘，請以此爲翁壽。」翁錯愕曰：「吾他日伐山，而薪不盈千焉，三萬過矣，此惡敢當！」國瑞曰：「不然！葬而買地，宜也；詭以爲冶，則非也。余子利一時之微，以是紿翁。人皆曰直實至是，用敢以爲請，凡予之爲，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。」翁卒辭曰：「當時固已許之，實又過直，子欲爲君子，老夫雖賤，可強以非義之財耶！」固授之，往反撐拒，詰旦拂衣去。國瑞乃怒其子，曰：「汝實爲是，必爲我致之！」不得已，密召其子畀焉，曰：「是猶翁也。」翁竟不知。嗟夫，世之人以市道相交，一錢之爭，至於死而不悔，聞二人之風，亦可以少愧乎！

劉改之詩詞

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，厄於韋布，放浪荊楚，客食諸侯間。開禧乙丑，過京口，余爲餉幕庾吏，因識焉。廣漢章以初升之，東陽黃幾叔機，敷原王安世遇、英伯邁，皆寓是邦。暇日，相與蹠奇弔古，多見於詩，一郡勝處皆有之。不能盡憶，獨録改之《多景樓》一篇曰：「金焦兩山相對起[12]，不盡中流大江水[13]。一樓坐斷天中央[14]，收拾淮南數千里。西風把酒閑來遊，木葉漸脫人間秋。關河景物異南北[15]，神京不見雙淚流。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[16]，當時未遇庸人耳。翩然落拓豫章遊[17]，滕王閣中悲帝子。又不見李白才思眞天人，時人不省爲謫仙。一朝放跡金陵去，鳳凰臺上望長安。我今四海遊將遍，東歷蘇杭西漢沔。第一江山最上頭，天地無人獨登覽。樓高意遠愁緒多，樓乎樓乎奈爾何！安得李白與王勃，名與此樓長突兀。」以初爲之大書，詞翰俱卓犖可喜，囑余爲刻樓上，會兵事起，不暇也。又，嘉泰癸亥歲，改之在中都，時辛稼軒棄疾帥越，聞其名，遣介招之。適以事不及行，作書歸輅者。因效辛體沁園春一詞，併緘往，下筆便逼眞。其詞曰：「斗酒彘肩，醉渡浙江[18]，豈不快哉！被香山居士，約

林和靖，與蘇公等[19]，駕勒吾回。坡謂西湖正如西子，濃抹淡粧臨照臺。諸人者，都掉頭不顧[20]，只管傳杯。白云天竺去來，圖畫裏，崢嶸樓觀開。看縱橫二澗[21]，東西水遶，兩山南北，髙下雲堆。逋曰不然，暗香疎影，只可孤山先探梅[22]。蓬萊閣訪稼軒未晚[23]，且此徘徊。」辛得之大喜，致饋數百千，竟邀之去。舘燕彌月，酬唱疊疊，皆似之，逾喜。垂別，賙之千緡，曰：「以是爲求田資。」改之歸，竟蕩於酒，不問也。詞語峻拔，如尾腔對偶錯綜，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。余時與之飲西園，改之中席自言，掀髯有得色，余率然應之曰：「詞句固佳，然恨無刀圭藥，療君白日見鬼證耳！」坐中哄堂一笑。旣而別去，如崑山，大姓某氏者愛之[24]，女焉。余未及瓜，而聞其訃。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，以憂免，至金陵亦卒。遊從歷歷在目，今二君墓木拱矣，言之於邑。

金華士人滑稽

葉丞相衡罷相，歸金華里居，不復問時事，但召布衣交，日飲亡何。一日，覺意中忽忽不怡，問諸客曰：「某且死，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？」一士人在下坐，作而對曰：「佳甚！」丞相驚顧，問何以知之，曰：「使死而不佳，死者皆逃歸矣。一死不反，是以知其佳也。」滿坐皆笑。明年，丞相竟不起。王中父觀之宰德化，暇日，爲余戲言。士人姓金，滑稽人也。

賢已圖

元祐間，黃秦諸君子在舘。暇日觀畫，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，博奕、樗蒲之儔咸列焉。博者六七人，方据一局，投迸盆中，五皆旒，而一猶旋轉不已，一人俯盆疾呼，旁觀皆變色起立，纖穠態度，曲盡其妙，相與嘆賞，以爲卓絶。適東坡從外來，睨之曰：「李龍眠天下士，顧乃效閩人語耶！」衆咸怪，請其故，東坡曰：「四海語音言『六』皆合口，惟閩音則張口，今盆中皆六，一猶未定，法當呼『六』，而疾呼者乃張口，何也？」龍眠聞之，亦笑而服。

校勘記

↑ 天目山垂:明郎仁寶七修類稿・卷三・天目山引此作「天目山前」。

↑ 山明水秀無人會:明郎仁寶七修類稿・卷三・天目山引此作「海門一點巽峰起」。

↑ 明年正月己巳:己巳，乃李順陷成都之日，諸史載述皆同。宋李悅齋皇宋十朝綱要．卷二、楊明叔通鑑長編紀事本末．卷十三、清畢秋帆續資治通鑑．卷十七均載順僭號於陷成都後，並云「僭號大蜀王」。然曾南豐隆平集．卷二十、王季平東都事略．卷三、陳純齋九朝編年備要．卷四並載淳化五年二月李順「僭號蜀王，改元寶應」。後說近是。

↑ 開禧三年:底本原作「開禧二年」。按畢秋帆續資治通鑑．卷一百五十七、宋史．吳曦傳載吳曦於開禧三年正月甲午即蜀王位，被誅於二月乙亥，亦齋誤記，今據改。

↑ 說者析順字: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．卷九云：「方順之作，有術士拆順名曰：『是一百八日，有西川耳，安能久也？』如朝而敗。」

↑ 三十八日:畢秋帆續資治通鑑．卷一百五十七云：「曦僭立凡四十一日。」

↑ 里士柳三聘:底本「三」原作「二」，據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檜墓前隊碑:底本「墓」原作「暮」，形誤。今據嘉靖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聯之者:集成本、學津本作「繼之者」。

↑ 始得吉於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:底本「近」下原僅有一「邨」字，今據集成本、學津本增補。

↑ 語皆不及他:原無「皆」字，今據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增補。

↑ 金焦二山:叢書集成本龍洲集作「金山焦山」。

↑ 不盡中流:叢書集成本龍洲集作「挹盡東流」。

↑ 天中央:叢書集成本龍洲集作「水中央」。

↑ 關河景物異南北:叢書集成本龍洲集作「煙塵茫茫路渺渺」。

↑ 詞華能蓋世:叢書集成本龍洲集作「才名今蓋世」。

↑ 翩然落拓豫章遊:叢書集成本龍洲集作「琴書落魄豫章城」。

↑ 醉渡浙江:四部備要本宋六十名家詞・龍洲詞作「風雨渡江」。

↑ 與蘇公等:四部備要本宋六十名家詞・龍洲詞作「與坡仙老」。

↑ 諸人者都掉頭不顧:四部備要本宋六十名家詞・龍洲詞作「二公者皆掉頭不顧」。

↑ 縱橫二澗:底本原作「縱橫一澗」。按：白樂天寄韜光禪師：「東澗水流西澗水，南山雲起北山雲」。四部備要本宋六十名家詞・龍洲詞作「縱橫二澗」，與原詩意合，今據改。

↑ 只可:四部備要本宋六十名家詞・龍洲詞作「不若」。

↑ 蓬萊閣:四部備要本宋六十名家詞・龍洲詞作「須晴去」。

↑ 大姓某氏者愛之:底本「姓」上原無「大」字，今據集成本、學津本增補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